

學問松

陽
學術

鈔

辨錄存





學 術 辨

陸 隴 其 著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學術辨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壽

著者

陸隴其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殷秀山)

一三八九上

學術辨

辨上

清 平湖陸隴其稼書著

漢唐之儒崇正學者尊孔孟而已。孔孟之道尊。則百家之言熄。自唐以後。異端曲學。知儒者之尊孔孟也。於是皆託于孔孟。以自行其說。我曰孔孟。彼亦曰孔孟。而學者遂莫從而辨其是非。程朱出而崇正闢邪。然後孔孟之道復明。而天下尊之。自宋以來。異端曲學。知儒者之尊程朱也。於是又託于程朱。以自行其說。我曰程朱。彼亦曰程朱。學者又莫從而辨其是非。程朱言天理。則亦言天理。天理之名同。而所指則霄壤矣。程朱言至善。則亦言至善。至善之名同。而其所指則冰炭矣。程朱言靜言敬。則亦言靜亦言敬。靜敬之名同。至所以爲靜敬。則適越而北轅矣。程朱之言。有可假借者。則曰程朱固若是也。有不可假借者。則曰此其中年未定之論也。黑白淆而雅鄭混。雖有好古篤志之君子。力扶正學。亦止知其顯叛程朱之非。至其陽尊而陰篡之者。則固不得而盡絕矣。蓋其弊在宋元之際。卽有之。而莫甚于明之中葉。自陽明王氏倡爲良知之說。以禪之實。而託儒之名。且輯朱子晚年定論一書。以明己之學。與朱子未嘗異。龍溪、心齋、近溪、海門之徒。從而衍之。王氏之學徧天下。幾以爲聖人復起。而古先聖賢下學上達之遺法。滅裂無餘。學術壞而風俗隨之。其弊也。至于蕩軼禮法。蔑視倫常。天下之人。恣睢橫肆。不復自安于規矩繩墨之

內而百病交作。於是涇陽景逸起而救之。痛言王氏之弊。使天下學者復尋程朱之遺規。向之邪說。誠行爲之稍變。然至於本源之際。所謂陽尊而陰篡之者。猶未能盡絕之也。治病而不能盡絕其根。則其病有時而復作。故至于啓禎之際。風俗愈壞。禮義掃地。以至于不可收拾。其所從來。非一日矣。故愚以爲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盜。不亡于朋黨。而亡于學術。學術之壞。所以釀成寇盜朋黨之禍也。今之說者。猶曰。陽明與程朱同師孔孟。同言仁義。雖意見稍異。然皆聖人之徒也。何必力排而深拒之乎。夫使其自外于孔孟。自外于仁義。則天下之人皆知其非也。又奚待吾之辨。惟其似孔孟而非孔孟。似仁義而非仁義。所謂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此其所以不容不辨耳。或又曰。陽明之流弊。非陽明之過也。學陽明之過耳。程朱之學。豈獨無流弊乎。今之學程朱者。未必皆如敬軒敬齋。月川之絲毫無疚也。其流入于偏執固滯。以至僨事者。亦有矣。則亦將歸罪程朱乎。是又不然。夫天下有立教之弊。有末學之弊。末學之弊。如源清而流濁也。立教之弊。如源濁而流亦濁也。學程朱而偏執固滯。是末學之弊也。若夫陽明之所以爲教。則其源先已病矣。是豈可徒咎末學哉。

辨中

陽明以禪之實。而託于儒。其流害固不可勝言矣。然其所以爲禪者。如之何。曰。明乎心性之辨。則知禪矣。知禪則知陽明矣。今夫人之生也。氣聚而成形。而氣之精英。又聚而爲心。是心也。神明不測。變化無方。要之亦氣也。其中所具之理。則性也。故程子曰。性卽理也。邵子曰。心者性之郛郭。朱子曰。靈處是心。不是性。

是心也者。性之所寓。而非卽性也。性也者。寓于心。而非卽心也。先儒辨之。亦至明矣。若夫禪者。則以知覺爲性。而以知覺之發動者爲心。故彼之所謂性。則吾之所謂心也。彼之所謂心。則吾之所謂意也。其所以滅彝倫。離仁義。張皇詭怪。而自放于準繩之外者。皆由不知有性。而以知覺當之耳。何則。旣以知覺爲性。則其所欲保養而勿失者。惟是而已。一切人倫庶物之理。皆足以爲我之障。而惟恐其或累。宜其盡舉而棄之也。陽明言性無善無惡。蓋亦指知覺爲性也。其所謂良知。所謂天理。所謂至善。莫非指此而已。故其言曰。佛氏本來面目。卽我門所謂良知。又曰。良知卽天理。又曰。無善無惡。乃所謂至善。雖其縱橫變幻。不可究詰。而其大旨亦可睹矣。充其說。則人倫庶物。固于我何有。而特以束縛於聖人之教。未敢肆然決裂也。則又爲之說曰。良知苟存。自能酬酢萬變。非若禪家之遺棄事物也。其爲說則然。然學者苟無格物窮理之功。而欲持此心之知覺。以自試于萬變。其所見爲是者。果是。而見爲非者。果非乎。以況其心。本以爲人倫庶物。初無與于我。不得已而應之。以不得已而應之心。而處夫未嘗窮究之事。其不至于顛倒錯謬者。幾希。其倡之者。雖不敢自居于禪。陰合而陽離。其繼起者。則直以禪自任。不復有所忌憚。此陽明之學。所以爲禍于天下也。涇陽景逸。深懲其弊。知夫知覺之非性。而無善無惡。不可以言性。其所以排擊陽明者。亦可謂得其本矣。然其學也。專以靜坐爲主。則其所重仍在知覺。雖云事物之理。乃吾性所固有。而亦嘗窮究。然旣偏重于靜。則窮之未必能盡其精微。而不免于過不及。是故以理爲外。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陽明之學也。以理爲內。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高顧之學也。陽明之病。在認心爲性。高顧之病。在惡動求靜。

我觀高子之論學也。言一貫。則以爲是入門之學。言盡心。則以爲盡心然後知性。言格物。則曰知本之謂物格。與程朱之論。往往齟齬而不合者。無他。蓋欲以靜坐爲主。則凡先儒致知窮理存心養性之法。不得不爲之變易。夫靜坐之說。雖程朱亦有之。不過欲使學者動靜交養。無頃刻之離耳。非如高子困學記中所言。必欲澄神默坐。使呈露面目。然後有以爲下手之地也。由是觀之。則高顧之學。雖箴砭陽明。多切中其病。至于本源之地。仍不能出其範圍。豈非陽明之說。浸淫于人心。雖有大賢。不免猶蹈其弊乎。吾嘗推求其故。天下學者。所以樂趨于陽明。而不可遏者。有二。一則爲其學者。可以縱肆自適。非若程朱之履繩蹈矩。不可假借也。一則其學專以知覺爲主。謂人身有生。死而知覺無生死。故其視天下一切皆幻。而惟此爲真。故不賢者既樂其縱肆。而賢者又思求其無生死者。此所以羣趨而不能舍。嗚呼。縱肆之不可易明也。至于無生死之說。則真禪家之委耳。學者取程朱陰陽屈伸往來之論。潛心熟玩焉。其理亦彰彰矣。奈何不此之學。而彼之是惑乎。

辨下

自陽明之學興。從其學者。流蕩放佚。固有之矣。亦往往有大賢君子。出于其間。其功業足以潤澤生民。其名節足以維持風俗。今日陽明之學。非正學也。然則彼皆非與。若夫明之末季。潰敗不振。蓋氣運使然。豈盡學術之故也。明之衰。可以咎陽明。則宋之衰。亦將咎程朱。周之衰。亦將咎孔孟乎。是又不然。周末之衰。孔孟程朱之道不行也。明之衰。陽明之道行也。自嘉隆以來。秉國鈞作民牧者。孰非浸淫于其教者乎。始

也。倡之于下，繼也。遂持之于上，始也。爲議論，爲聲氣，繼也。遂爲政事，爲風俗，禮法于是而弛，名教于是而輕。政刑于是而紊，僻邪詭異之行于是而生。縱肆輕狂之習于是而成。雖曰喪亂之故，不由于此。吾不信也。若其間大賢君子，學問雖偏，而人品卓然者，則又有故。蓋天下有天資之病，有學術之病。有天資僻而學術正者，有學術僻而天資美者。恆視其勝負之數，以爲其人之高下。如柴之愚，參之魯，師之僻，由之瘡，而卒爲聖門高弟。此以學勝其天資者也。如唐之顏魯公，宋之富鄭公，趙清獻，皆溺于神仙浮屠之說，而志行端方，功業顯赫，爲唐宋名臣。此以天資勝其學術者也。人見顏富諸公之志行功業，則以爲神仙浮屠之無損于人如此。且以爲諸公之得力于神仙浮屠如此，是何異見氣盛之人，冒氣寒而不病，而謂不病之得力于風寒。善飲之人，多飲而惺然，而謂惺然之得力于多飲。豈其然乎？今自陽明之教盛行，天下靡然從之。其天資純粹，不勝其學術之僻，流蕩忘返者，不知凡幾矣。閒有卓越之士，雖從其學，而修身勵行，不愧古人，是非其學之無弊也。蓋其天資之美，而學術不能盡蔽之。亦如顏富諸公，學于神仙浮屠，而其人其行，則非神仙浮屠之可及也。是故不得因其學而棄其人。亦豈可因其人而遂不敢議其學哉？且人但見顏富之品行卓犖，而不知向使其不溺于異學，則其所成就，豈特如此而已。但見明季諸儒，爲王氏之學者，亦有大賢君子出其閒，而不知向使其悉遵程朱遺法，不談良知，不言無善無惡，不指心爲性，不偏于靜坐，不以一貫盡心爲入門，不以物格爲知本，則其造詣亦豈僅如是而已耶？譬諸日月之蝕，然不知其所虧之已多，而但指其僅存之光，以爲蝕之無傷于光，豈不誤乎？嗚呼！正學不明，人才陷溺，中人

以下。既汨沒而不出。而大賢者。亦不能自盡其才。可勝嘆哉。

問 學 錄

陸 隴 其 撰

本館據正誼堂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原序

或有問於余者曰。陸稼書先生所著。有以問學錄名者。何義也。余應之曰。先生服膺考亭素矣。於四書講義。與困勉錄。不旣彰彰乎。茲編之作。仍以尊考亭也。曰。自尊德性。道問學。竝見於中庸。而世之言教者。謂考亭主於道問學。象山主於尊德性之說。果然乎。曰。象山亦焉知所爲德性而尊之哉。彼其爲說。謂心卽理。是以心爲德性。可知矣。吾不知質諸伊洛所云性卽理者。能無失焉否也。至其教授弟子也。止於主靜。於是有安坐瞑目之功。有忽然頓悟之效。其以主靜爲尊。又可知矣。吾不知質諸伊洛所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者。又無失焉否也。若夫考亭之學。則不然矣。操存涵養。莫非明德性之當尊。而格物致知。兼以著問學之不可偏廢。揆諸孔孟。固一理之攸同。較之二程。無幾微之不合。其於象山。目之爲禪學。方之爲告子。豈非以其任心廢學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哉。有明以來。正學或顯或晦。姚江祖金溪之說。標爲致良知一門。幾欲舉問學而廢之。天下之士。見其功業文章。彪炳宇宙。莫敢置詞。隨風而靡者。比比也。稼書先生獨毅然指其非。而不顧非詆姚江以訾金溪也。所以尊考亭也。理無兩是。論無兩可。此先生問學錄所以見志也。今觀其言。學術醇正。原本深厚。於近世諸賢所論。辨晰尤精。余素仰先生之學。而未逮也。因爲刊訂是書。使天下知先生之書。實與考亭相表裏。而於卷中特刪去其辨難牽引之太繁者。如伊川先生置之不問之意。蓋正學旣明。異端自息。初不必切切然與較。而且聰明未一。識見未定之士。亦不至

使是邪正交雜於目前也。是爲序。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端午後三日。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陸稼書先生問學錄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諸子全校

陳幾亭謂顏山農以口舌陷狴犴。羅近溪變產脫之。山農視近溪家爲外府。取用無厭。論學或不合。則披其頰。在近溪因失所宗。抑情忍辱。亦人所難。而山農之妄取苛求。悉動於氣。人欲橫流。視彼制欲者。不應愧死乎。山農事見於鄒南皋所撰近溪墓碑。幾亭之論。非過也。蓋陽明致良知之學。苟無程朱格物之功。則所認爲本心者。未必是本心。所認爲良知者。未必是良知。自必有弊。而況山農近溪專以自然爲主。其弊又曷可勝道哉。

餘冬序錄論進言之法。曰呂伯恭云。解人之怒。須委曲順其意。然後徐以言語解之。其怒方息。若他人正言彼之不是。我卻以爲是。是激之也。田蚡正怒灌夫。而竇嬰乃言。夫名冠三軍。宣帝正怒蓋寬饒。而鄭昌乃言。寬饒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義之節。故二人卒不免死。此皆不善救人者也。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羣臣皆曰。仁君也。翟黃曰。君非仁君也。君伐中山。不封君之弟。而封君之子。非仁君也。文侯怒。翟黃趨出。次至任座。任座事出劉向新序座對曰。仁君也。君仁則臣直。黃之言直。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乃復召翟黃。秦王與中期爭論。此事出戰國策不勝。秦王怒。人爲說秦王曰。此悍人也。適遇明君故也。遇桀紂。必殺之矣。王因勿罪。唐穆宗時。崔發毆曳中人。因繫獄。臺諫申救。皆不聽。李逢吉從容言曰。崔發毆曳中人。誠大

不恭。然其母年八十。因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治天下。所宜務念。上愍然曰。比諫官但言發寃。未嘗言其不恭。亦不言其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爲不赦之。卽釋其罪。故勸人不可指其過。須先美其長。人喜。則語言易入。怒。則語言難入。觀上數事。可驗矣。又按陳幾亭曰。凡性躁者。乘怒。雖有智。不及生。必使緩之。而後智出。如敬翔之於朱全忠。往往以術緩之。緩之而後可以正諫。翔助逆之人耳。然諫法可取。觀燕泉所述。則知當婉其辭。觀幾亭所述。則知諫又當寬其時。合而用之。其庶幾乎雖然。此皆爲諫者言也。若受諫者。則豈可曰。若者激。若者驟。而不之聽耶。雖盛怒時。聞逆耳之言。亦當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燕泉幾亭所述。亦是救之末流之法。又不若番吾君教公仲連進士之法。爲得其本。

餘冬序錄曰。范純仁凡薦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出。或曰。爲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純仁曰。但願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知出於我耶。潘良貴除考功郎。遷左司。宰相呂頤浩從容謂良貴曰。旦夕相引入兩省。良貴正色對曰。親老。方欲乞外。兩省官非良貴可爲也。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一世人才。以爲賢耶。自當擢用。何可握手密語。先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又何以立朝。卽日乞補外。賢宰相如范純仁。決不肯以術牢籠人。士大夫如潘良貴之賢。亦決不爲人所牢籠矣。此一條。吾輩書諸紳。則鬧熱之際。可以自安。又曰。昔杜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之曰。吾恐爲害。不求益也。宋林大中落職歸。客或勸大中通韓侂冑。書曰。縱不求福。盍亦免禍。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耶。陸務觀有言。禍有不可避者。避之得禍彌甚。此一條。吾輩書諸紳。則憂疑之際。可以自安。

張侗初謂天下之患莫大乎太分別太分別則不肖者無所容而賢者亦局於所見而不化且一分別則天下賢不肖將有不勝分之患不勝分且有不勝混之患此亂之道也韓魏公三十年相業其得力處正在不欲分別黑白又作渙羣論曰孔子云君子羣而不黨而易稱渙小羣以成大羣夫大羣羣也小羣黨也大羣爲君子而小羣則雖有君子之名行君子之事而其流必中於小人之無忌憚何也以有小人爲之借也君子有一偏側不肖之人遂窺所嚮而投足焉獵名者託其芳負詬者營其窟憤盈者張其勢毒螫者假其箴荆棘載道風波彌天摧車覆舟勢所必至而士君子平昔所自期待究竟殉此一時魍魎而卒無所成始於主氣節而竟收占風轉舵之人始於明學術而竟引塗面喪心之輩至於意見牢據猜度橫生因此輩之是非爲是非奸類容而善類疑其爲累豈不大哉故愛國家者無狃小羣而失大羣也此皆切中東林諸君子之弊然顧涇陽之告王荊石則曰謹厚一路人以模稜爲工以調停爲便遇賢否不欲分明別白混而納之於平等而曰吾能剖破藩籬遇是非不肯直截擔當漫而付之於含糊而曰吾能脫落意見久之正氣日消清議日微士習日巧宦機日滑卒乃知有身不知有國知有私交不知有君父本欲懲東京之矯激而反弄成西京之頑鈍其釀禍流毒殆有不可勝言者此正孔子所謂德之賊孟子所謂衆皆說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也三代而下高官大祿大率此一路人居多卽遇之猶恐不能絕而況樹之幟而導之趨乎此又切中末世庸人之病然則士君子處世果當何如曰是在先正其本曠然無我而惟以天下國家爲念其積誠已足風世矣而其語默剛柔之節則又因乎其時所謂

邦有道、危言危行也。因乎其交，所謂信而後諫也。因乎其地，所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也。賢否不可不辨，而不宜處之以刻，使之無地自容也。是非不可不白，而不宜或傷於訐，使之窮而思逞也。憂時之心彌篤，而能漸以導之，抗節之意彌堅，而能婉以出之，不爲西京之頑鈍，亦不爲東京之矯激。此所謂君子而時中。此所謂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其庶幾乎不然。徒知惡矯激，而不知其入於鄉愿。徒知惡鄉愿，而不知其入於矯激。雖如魏公之不欲分黑白，忠厚莫甚焉。是從天下國家起見，而非鄉愿也。然使一槩如此，豈得無弊。雖如涇陽之正直，嘗自謂吾輩持濂洛關閩之清議，不持顧廚俊及之清議，是亦從天下國家起見，而非徒矯激也。然終不免於矯激之禍。爲君子者，可不慎哉。況矯激之弊，世必且共轉爲鄉愿。鄉愿之弊，世必且共轉爲矯激。是二者又適相因也。是以天下務在於平，而君子惟貴於中。雖然，尙書有直寬剛柔之教，則人之不能皆中也。唐虞時已然矣。是又賴在上之君子主持而化裁之，取其長而導其偏，使君子之忠厚者，不病於正直。正直者，不病於忠厚。而鄉愿與矯激者，皆不得而託焉。則東京末流之禍，不見於天下，而唐虞之治可幾矣。○蓋正直忠厚處世之道，只此二端，所難得恰好者，分寸耳。不講分寸，而各持一說，則二者皆必弊之道也。

論語云：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朱子答呂伯恭書曰：斯民是指當時之人而言。今世雖是習俗不美，直道難行。然三代盛時，所以直道而行者，亦只是行之於此人耳。不待易民而化也。聖人之意，是言直道可行，無古今之異。此說甚精。然集註止言直道之不可不行，而不言直道之可行，豈以其涉於計較